

作家频道

姑苏最江南

王开生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何日复相逢。烟波浩渺的三万六千顷太湖，三分之二的面积在苏州。太湖与苏州，如同大海与青岛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偎相依，不可分割。

昔年，我的一位女同事初见苏州太湖时，曾大声惊呼：“哎哟，这是个什么水库，这么大！”引来我的晒笑，这到底是海边人的思路和做派。外地人初来水乡苏州，通常园林必看，虎丘必游，寒山寺必拜，松鹤楼得月楼必吃；如今又多了一座苏州博物馆，那是苏州籍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献给家乡的经典杰作，每天引来无数粉丝打卡。若论起逛古城的老街老巷，普通游客首选繁华热闹的观前街和小桥流水人家的平江路；资深一点的观光客，行程中会加上一条山塘街，俗称七里山塘；东山老街、陆巷和葑门横街，往往才是骨灰级游客的首选，穿越千年的历史文化古镇，最具市井烟火气息的枕河人家生活日常，在这里，皆有迹可寻。

老苏州人的早晨是从一碗面开始的，苏式汤面自成饮食体系，已深入苏州人的骨髓之中，它不仅是一种寻常食物，更成为苏州人的一种生活习惯。陆文夫在中篇小说《美食家》中描写的主人公朱自冶，每天清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即是赶赴“朱鸿兴”吃一面头汤面，风雨无阻，否则，一整天都打不起精神来，好像病了一样。苏州人爱面之情形，可窥一斑。

单说一碗面，其中学问之多，颇有讲究。面条中之汤肴，北方人叫“卤子”，西北人称“臊子”，江南地区曰“浇头”，各有所长，各有所重。苏式汤面中，少放汤，称“紧汤”；多放汤，称“宽汤”；多放香葱，称“重青”；不放香葱，称“免青”；选一种浇头，是“单浇”；两种浇头，称“双浇”；浇头单置一碟，称“过桥”；面条先入油锅炸脆，再浇上浇头，称“两面黄”等等，令外地食客眼花缭乱。

时不食。以苏州百年老店“观振兴”为例，其夏季推出的时令汤面有：炒三鲜汤面、响油鳝糊面、清溜虾仁面、清炒腰花面、红烧牛肉面、爆鱼面、苏式焖肉面和苏式爆鳝面等，品种有三四十款之多。苏式汤面的灵魂是汤，有红汤白汤之别。红汤选用野生青鱼骨鳞、青壳螺蛳、黄鳝骨、太湖猪筒骨等，加入二三十种中药材熬制而成。面汤中注入上等的酿造酱油，入口滋味丰富，鲜美无比。苏式汤面之“面”，压得紧实，有韧劲；捞面入碗，面半露汤中，似梳子接过，排列齐整，雅称“鲫鱼背”。

夏至时节，天气炎热，苏州“松鹤楼”、胥城大厦和昆山“奥灶面馆”的卤鸭面开始上市，此为夏季应市的白汤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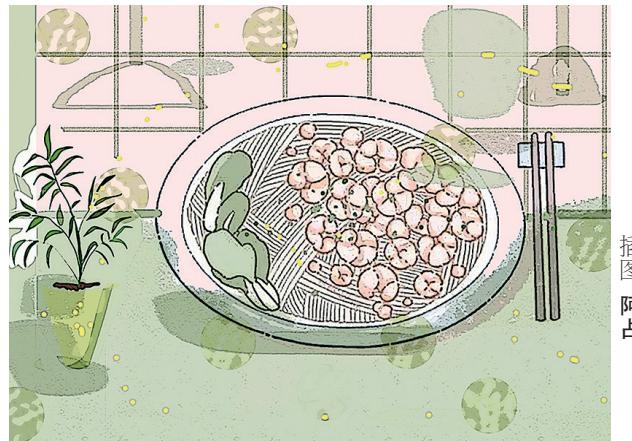


插图 阿占

投稿邮箱
wanbao3679@126.com

每周六刊

青潮

诗坛新作

写给夏至

隋同玄

在白云上播种
让她生长出洁净的心灵
阳光给她金色的向往
月亮给她安祥的思想
星星给她无数奇幻的爱
插上夏至的翅膀
在天地间飞翔
播撒自由广植平等
洗礼生灵万物的梦
在美妙天波的五线谱上
一齐舞动青春的波浪
让心之无限的向往
把生命线拉伸延长

白汤面面汤熬制与红汤面异曲同工。精心吊出的原味荤汤，层次感十足，配上软烂可口的卤鸭浇头，是打耳光也不放手的时令享受。

以我之食经，苏州最豪华版的面，当是梅雨时节推出的一碗三虾面。所谓三虾，即面的浇头，指虾仁、虾籽和虾脑。此时节，太湖虾最为肥腴，显著的标志是：头中有脑，腹中带籽。《太湖备考》中云：“白虾，色白而壳软薄，梅雨后有籽有膏更美。”苏州“同德兴”面馆号称是苏州最地道的面馆，其出品的三虾面广获好评。面端上桌，三虾浇头“过桥”，服务人员为顾客一对一服务，快速将面和浇头拌匀，入口有虾籽沙沙的质感，味极鲜。当然，价亦不菲，此是江南一带饕餮客们每年一度的味蕾盛宴。其外，杭椒肥肠、五香小肉、罗汉净素等浇头，味道可圈可点；一碗物美价廉的葱油开洋拌面，竟是意料之外的好吃，夏令食之尤美。

吴中区东山镇被誉为千年古镇，不是扑风捉影。镇中心有东西两条石板路老街。东街中段的敦裕堂前，一株宋代的紫藤古树，树干宛如虬龙，每至春季花时，茸茸一架，遮天蔽日，蔚为大观，树龄已有一千多年，是古镇历史最好的佐证。

东山镇“月月有花，季季有果。”夏至时节，正是杨梅的上市期。江南多地均盛产优质杨梅，苏州洞庭东山西山的品质尤佳，东山西坞里的杨梅，漫山遍野，数量上仅此于枇杷，其特点是嫩、软、甜，色泽乌紫，吮指回味。昔年我曾有拙诗赞曰：小满枇杷半坡金，夏至杨梅最可人。不是东山风物好，此生何必往来勤。诗不佳，情是真的。

你是我的星辰

小佳

你是我的星辰，
我却不是你的大海。

我坐在曾经的未来，
想象神秘的过去，
那是梦起的地方。

我似乎发现，
曾经所谓的未来，
只是时间里的一小步。

出发前的曾经，
可能是无限的重生的汇聚。

于是，
我决定留在这仅有的一小步。

天空中总有颗星辰，
或许那就是你，
你有一片大海，
那是我去不了的地方。

那也许是曾经的山谷，
住过一只鹏。
那也许是山谷的曾经，
游过一只鲲。

那是未来，
也是曾经，
而我是连接的呼吸。

今生没有失败，
也不曾成功，
只需要看见，
看见，就是全部。

褐色山谷

张毅

那座山谷由褐色的沉积岩和粘沙土组成，两侧的树木间散落着一些房屋，山坡长满北方的槐树、杏树和一些不知名的灌木。盛夏时节，杏树挂满了淡黄和红色的杏子，都是一些几十年的老树，散落在山坡或平地上，树下长满野草。我喜欢杏花胜过桃花，杏花素淡，桃花过于妖艳。几乎每棵杏树树干上都有大小不一的树疤，那是树枝被修剪时留下的伤口。夏天的时候，树干上常会看到半固体的树脂，这种树脂叫杏胶，表面有光泽，琥珀般剔透。新产生的杏胶呈淡橙色，时间久了呈深褐色，杏胶可入药，也可食用。杏胶不同于松脂，松脂是松树流出来的，也称松香、松膏，含有松节油，松脂通过加工后，可以作为乳胶漆和胶合剂等材料使用。

仲夏以后，北方的雨季来临，这是山里最美的季节。几场大雨之后，山谷到处都是淙淙的流水声，溪流从山石间翻滚着顺流而下。山坡上云雾缭绕，万物生长，莺飞草长，山石嶙峋。四周雾蒙蒙的，远处的房屋和树木，像淡墨在宣纸上晕开，幻化成一幅山水图。路边的树根盘根错节，仿佛一团团灰蛇，从一道石缝伸出来，又从另一道石缝钻进去。一条河从山谷流来，河床蜿蜒曲折，河底堆满了碎石，枯水时，碎石裸露在河床上，有水时浸在河底。河水从碎石上流过，闪着银质光泽。几只白鹭在河面上飞，野鸭和滨鹬在浅水里游动。我小时候逮过这种叫滨鹬的水鸟，它长着长长的喙，细长的腿，那时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河边长满大片植物，有淡蓝色的马唐草、桔黄色花朵的婆婆丁，还有马齿苋、灰菜、苦菜、接骨草和萋萋毛等。每年春天，鸟类开始在河边寻觅昆虫和鱼虾，到了夏天，草丛里的蛇、蜻蜓、蝴蝶和蚂蚱一夜间全都出现了。河边的树林里常有斑鸠“咕咕”鸣叫，这是一种珠颈斑鸠，颈部的黑白斑点像散落的珍珠。我多次在山谷听到斑鸠的叫声，它们的喉音听起来低沉深情，让我想起雅克·贝汉《迁徙的鸟》中的音乐。草丛里随时会跳出野兔、刺猬或者其它小动物。远处树林里传来野山鸡“噶噶”的叫声，声音野性十足。这里的野山鸡以雌性居多，雌山鸡羽色暗淡，大都为褐

色和棕黄色，杂以黑斑，尾羽较短。野山鸡不善飞行，但它们的奔走速度极快，倏忽之间就不见了。

这里曾经是一个自然村，随着岁月变迁，原来的一些村民搬走了，留下几座荒芜的老屋。这些老屋院门上着锁，已很长时间没入住了，山村的老屋大都如此，因为年轻人都离开山村，去城里打工了，留守的多是一些老人。老屋的墙是用石头垒的，上面有采石时铁器留下的痕迹，因为时间久远，已变得模糊不堪。许多老屋已经倾圮，瓦片散落在附近的草丛里。在这里，我无法想象当年的人家是怎样的生活情景，他们或许祖孙满堂，鸡犬相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者另外一种生活境况。

据说，当年崇祯皇帝登基之时，正值大明王朝内忧外患之际：内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烽火四起；外有满清八旗劲旅，虎视眈眈。历经二百多年的大明王朝，此时社稷零落，山河破碎了……后来，李自成的农民军进京城时，崇祯皇帝的两个妃子为逃避追杀，在下人陪伴下，趁着黑夜逃出京城，她们一路颠簸，最终逃到这座山里，并最终在这里终老。

我在一座废弃的老屋前停下脚步。老屋前有棵高大的梧桐树，树下有口水井，井边砌着石栏杆，石栏杆旁长满墨绿色的苔藓。井口是用石头砌的，上面有几道凹痕，是农民提水时麻绳磨出的痕迹。井沿长满青苔，近前望去，里面黑黝黝的，一副深不可测的样子，一块石子丢下去，井底传来一阵郁闷的回声。井边有蚯蚓翻开的新土，以及它们在地上蠕动时留下的痕迹。蚯蚓又叫地龙，这种无脊椎动物常漫布于雨后的河道、湿地和阴凉处。

我下山时已是傍晚，夕阳已经落山，一轮淡月正从山谷升起。这个情境让我想起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诗句，那是作者在其《山居秋暝》中的几句。王维才华早显，十五岁时去京城应试，能写一手好诗，工于书画。少年时的王维初到京城，便立即成为京城王公贵族的宠儿。而写这首诗时，王维已在终南山下的辋川山谷隐居，那时他刚过四十岁。诗中表达了他崇尚淡泊生活，不愿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人生态度。